

●徐迅

故乡有此好湖山

读苏东坡先生游西湖写的诗：“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我突然有点不明白了一——眉山山峰聚，州是水中地。苏东坡先生的故乡四川眉州，有山有水的，他怎么就说故乡无此好湖山了。我没去过眉州，但我的故乡就有好山好水，我倒是愿意借用苏东坡先生的诗句，很自豪地说上一句：故乡有此好湖山。

这山是天柱山。说起一座山，维系它的一定只有物质与精神两个高度。物质的天柱山，无非是天柱山的自然地理、地质构造、雪霁雾凇、云海佛光、和天柱山上的苍松怪石、瀑布鸣泉、楼台亭阁、飞禽走兽、花竹瓜果……抑或天柱山生长的茶叶、生姜、橘子、柿子、油茶……等等。又因这一切都标上天柱山的字样，便显得风味各异，神韵独特。对于精神的天柱山，我们从汉武封岳、隋帝废岳、唐皇梦岳，可以数落到天柱山各个时期衍生的历史和文化，如天柱山的儒释道、戏曲文化、名胜古迹、民间传说……可谓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天柱山的精神高度，我想，大概就是天柱山自然、历史和文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与升华吧？故乡作家储北平的《触摸天柱山》写到天柱山戏曲，说：“若说潜山戏曲是一把精美的折扇，那么一面是弹腔，一面就是黄梅，那高亢的家国情怀与柔媚的人间烟火，则让这面折扇左右生风，摇曳生情……”这里不仅有思考，而且还有充沛的诗意在。

故乡的湖，其实也很有历史。这湖曾出现在汉代王充的书里。在《论衡》里，王充说了一个故事：公元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庐江郡皖侯国边境的大湖，有两位十岁以上的男孩陈爵和陈挺，在钓鱼时发现黄金。这被认为是一种祥瑞，敬呈皇上。王充因此就有“金玉神宝，故出诡异”，朝廷会有贤臣现身的结论。不知那汉代的湖现在何方，但故乡县城之南的南湖，在北宋时便是当地文化中心是确凿无疑的。“揽髻湖边集，谈经席上倾。



皖江探胜

●王双发

老油坊

三十年前，老家村部有一排老房子，这就是我们村的油坊。由于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油坊看起来有些破旧，却并不冷清，它与乡亲们生活密不可分。要是你看见有人背着背夹，慢悠悠地从路边经过，那一定是去油坊打油的。

老家油坊里榨的油，色泽金黄，犹如蜂蜜一样，稠稠的、黏黏的，放在地上时间长了，就会在瓶子的底部沉淀上一层黑褐色的饼渣，因此，在用油炒菜的时候，只要你不停搅动，倾侧瓶子，油就会从油瓶里慢慢地流出来，那层饼渣也不会被倒出来，直到饼子里的油用完了，再用清水清洗干净，油瓶就可以再次使用了。老油坊土榨榨出的菜油虽然不及机榨的油清亮，可是味道却比如今市场上的食用油味纯、地道，不论你什么时候使用，远远的就飘来一股子浓郁的芳香。尽管市场上已经有了包装精美的门类繁多的食用油，可总不及老家土榨榨出的菜油好吃。

每到四五月间，田地里的油菜籽成熟了，乡亲们把油菜籽收进来，晒干，装在一口麻袋或蛇皮口袋里，再背到老油坊里，据说只需要几分钱一斤的加工费，就能换回自己需要的食用油。老油坊里负责榨油的师傅，把乡亲们送来的菜籽掺和在一起搅拌，倒进烧得滚烫的大锅里，用大火上下热炒，直到菜籽炒熟，发出一股醉人的香味，才起锅，倒在木质的碾槽里，不断地转动、碾压，最后成为碎末，再起锅蒸上一段时间，就可以装饼、榨油了。榨油的工序非常复杂，很费人力。通常需要由几个壮劳力共同完成。那些菜籽被做成一个个直径足有五十厘米大的油饼后，

逸交希李白，奇策拟陈平。”在宋代诗人孔平仲的诗里，我至今还能想象当年一班文人墨客在南湖推杯换盏，把酒临风的场面。直到清朝，那里还有地方志馆。乾隆时期，县人刘斯极常泛舟南湖，吟出了“鸭头羞水绿，人面映花红”的佳句。南湖——现在叫“雪湖”了。雪湖贡藕“九孔十三丝”也大有出处。有人借此演绎了很多故事。比如说朱元璋访刘伯温未遇，见泥淖中有一人正挖莲藕，便出口一对：“藕入污泥，素贯通地理。”谁知那人连看都没看，张口对出：“荷出清水，雅笔书天文。”这人便是刘伯温——这种传说固然美好，但却不能当真。文化的植入或因人对故乡爱得深沉，但毕竟有自身的规律——听说，故乡人现在正在修复城南的南湖、学湖和雪湖，要建造一个“雪湖公园”，这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有山，有湖，当然也就有人。故乡如此湖山，既有像李白、白居易、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那样路过，或一次短暂逗留的先贤墨客，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有像王蕃、曹松、王珪、程长庚、张恨水、余英时、夏菊花、韩再芬这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粒粒人文的种子。他们从故乡破土而出，长成了文化中国的参天大树或是枝叶。但无论生活在这块湖山，还是早早离开这里，致仕经商，或从戎为文……这块湖山却始终是他们的心山，是他们梦里的家园、生命的深痕，甚至还有充沛的全部。我们记录与这一块湖山有关系的人，会极力渲染他们的乡愁，歌颂他们的贡献和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说来，苏东坡对湖山还另有一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诗，这诗里就有苏东坡对湖山之好的评判标准。这可以当作我们欣赏湖山的会心之处吧。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从触摸天柱山开始，淡妆浓抹，相适相宜，肯定都会将故乡美丽的湖光山色尽收心底。

●蒋立中

水吼岭参军

——我爷爷参加红军的故事

1930年2月4日，清水寨暴动爆发，随即组建了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在师长王效亭率领下，转战于潜山、英山、霍山一带，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4月中旬，潜山独立师更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亦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四师）。5月前后，该师在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援助下，返回衙前，并决定再次攻打水吼岭。我爷爷蒋同美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参加红军的。

水吼岭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古镇。发源于岳西多枝尖的潜水，冲出重重大山，一路奔流至此，声震如雷鸣，水吼因此得名。潜水曾经是一条“黄金水道”，她把大别山区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连接起来；竹排是潜水上重要的交通工具，上至岳西菖蒲，下至怀宁石牌，山外的货物、山里的土产全靠竹排运送。通常情况下，河面整日竹排来往穿梭，十分繁忙。

我爷爷就是个排工，他带领本地几个无田无地的年轻人以撑排为生。大多数时候，爷爷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一班子人肩挑山扛，翻过沙岭头，再下一个长长的大陡岭，最陡处名之曰千层坝，步行约15华里到达菖蒲潭。这时当地人家才刚刚吃早饭，

●王东梅

早餐的几种方式

早餐是非常矛盾的东西，各科医师、专家都认为早餐的营养均衡能与健康与工作带来无限的效益，但是能好好吃一顿早餐却并不容易。当我们从沉睡中被唤醒，风雅的人关心“花落知多少”或“绿肥红瘦”等无关紧要的问题；但一般上班族心之所系，无非迟到、工作压力，起床时对于穿什么的念头也远超过吃什么，最重要的早餐往往被搁置于可有可无或潦草行事之间。

理想的早餐，时间最好在初夏茉莉白花的清晨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地点最好在清露晶莹的花园。鸟声啾啾、群芳初绽，餐桌上陈设已具，园中现采的蔬果色拉，温热刚好的水煮蛋，不稀不稠的地瓜粥，酥脆牛角面包或手工谷类馒头、水牛起司、山羊起司和各色果酱任君选择；现成的欧麦，冒着热气的牛肉清汤一一送上；果汁与乳品、新磨的浓郁咖啡或有佛手柑香气的红茶静待品尝，并附上刚刚烤出来的玛德莲或布丁。尚未施朱抹粉的佳人仿佛从昨夜走来，在李斯特弹奏韩德尔的轻轻乐声中一同品尝大地的丰饶，分享迷离的梦

……待金阳高照，露水已稀，鸟雀俱寂，连琴声也接近尾声之时，便各自行礼离座，展开新的一日，此时便可立志做一个幸福的人。

但这样的早餐毕竟不是日常所能，早晨的时间疲倦而紧迫，能在家吃个面包牛奶才出门，是从容风雅的雅士；而在交通工具上一边喝下三明治或蛋饼，一边回覆或发送数条业务简讯，则属于效率型的工作者；窝在办公室的计算机前，工作开始之际才勉强强吞了几口塑料容器里的食物，咖啡只喝了半杯，降血脂药则常常忘了吃，就是我辈苦难的众生形象。

前一阵子，为了如何减重，也有人提出不吃早餐的对策。但我觉得早餐还是不可废除。只是吃什么当早餐，各家各派当有不同的向往。名厨奥利佛四百卡的早餐料理非常诱人，但须一定厨艺；而每天牛奶燕麦片加各色果干虽然方便，但久了真是食之无味。一些地方小吃展现出鲜猛的地方风味：加了鱼皮、脆肠、虾仁、姜丝的古早鱼丸汤，饱藏腌肉、笋干和花生粉的传统刈包，还有著名的虱目鱼汤配卤肉饭、创意组合鸡肉羹搭

岸，向附近人家打听情况。原来这是红军三十四师在攻打水吼岭。开年以来，爷爷就经常听人说起清水寨暴动、红军三十四师的故事，这些故事又新奇又神秘，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爷爷听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加入红军队伍。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枪声清晰可辨，红军就在眼前，爷爷顾不上战场危险，往前赶去。

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是国民党潜山县长崔树龙第三次和红军三十四师交手；头两回崔树龙都吃了大亏，被红军打得狼狽不堪。这次他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加固了工事，增加了兵力。红军三十四师的将士们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猛烈进攻，都被崔树龙顶住了，战斗陷入胶着状态，一时难以取胜。我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悄悄靠近一位红军将领，低声说：“赶快派几个人跟我来。”爷爷十分熟悉水吼的地形，他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不一会儿，就听见敌人的背后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敌人腹背挨打，纷纷逃窜，溃不成军。

二克水吼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爷爷从此加入了红军三十四师，走上了革命道路。

猪肉可乐饼等，都有一定的支持者。我想这些风情小吃，除了本身的好滋味，应该还寄托了一份闲逸的情致和乡土的怀念吧！

最经典的早餐应该是奥黛丽赫本在《月河》的配乐中，以神秘而冷峻的姿态，在尚未开包的第凡内珠宝橱窗前拿出纸袋中的面包和咖啡轻轻咬了一口。我以前不懂这是在诉说什么，现在慢慢体会这现实与渴望、平凡与璀璨、爱情与面包间的犹疑，虽然这些都是无关早餐的，却也都包含在早餐之中了。回想我今日的早晨，即溶咖啡配樱桃也有一番深长的风味。

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最是深得人心：“深冬雪漫漫，独嚼鲑干心泰然，清晨彻骨寒”，我没有吃过鲑鱼干，但几乎能想见那样凛冽的岑寂。相较起来我喜欢王维的“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有时我在清晨的校园漫步，坐在操场边的看台上喝咖啡吃面包，世间匆忙倏忽，在阳光蒸干露水的那一刹那，我的确有一种深深失去什么的遗憾。



巴人随笔

●贺琳

灵性木本

油茶

油茶，我国特产。淡黄澄清，芳香，性凉味鲜美，圣洁高贵。素有“东方橄榄油之称”。茶油远胜油棕、椰子等木本食用油；除茶多酚和山茶甙，且含有油橄榄油没有的生理性角鲨烯；有极好的富氧能力。其营养、清热养胃、滋润肤发、抗疲劳和抗癌功效不赘述。

《山海经》载：“员木（即油茶），南方油食也”。我国种植油茶有二千多年历史。《农政全书》亦有记。大医学家李时珍则对油茶深入地研究过。与中国所有的奇珍异果一样，茶油早作“贡品”进入宫廷。清雍正食茶油大赞“山珍海味难媲美”。

据称，楚汉相争，刘邦战伤。行至武陟（河南），食茶油得伤愈体复，遂列为宫廷御用。无独有偶，朱元璋被陈友谅追杀到建昌（今江西境内），在油茶林躲过一劫。老农又用茶油帮他涂伤口得愈合。明皇喜滋滋地赞油茶为“上天赐给人间奇果”。并予封赏。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品尝茶油不油不腻，即赋诗赞：“芳香滋补味津津，一函冲出安昌春”。

我们山区，户户种油茶。山农一向把茶油和芝麻油作为高级素油。新世纪以来，茶油升值成倍翻，一般农家舍不得用。

榨油后的下脚料茶子饼，为生态农业，医学上工业上用途广泛。殷红晶亮的油茶果，乍看像“红富士”，幼童抓起就啃。不能吃。不过，到了春天，油茶树的繁茂枝叶间，却衍生出一串串能吃的果子，俗称“茶泡”。果形不规则，果肉葱白如黄瓜般嫩脆，有青涩苹果的味道。

竟如此通情！油茶有些神秘，甚至有一点禅悟。它懂得人们的想法。如此一片赤心！尽量满足人们的需要。只要保留脚下的一块土，只要人与它打个招呼，足矣。

不得不承认，大自然的力量，植物的灵性、灵气，丝毫不逊色热衷于改变世界的人类。

樾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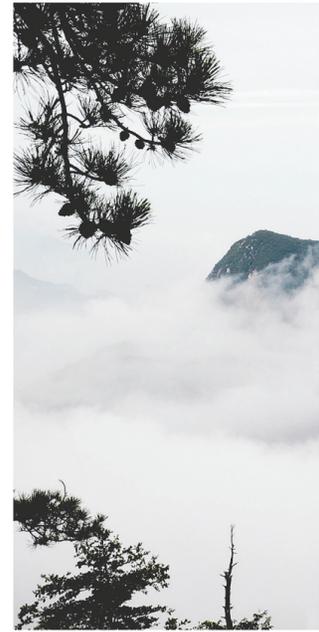
樾木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它喜欢与杜鹃花簇拥一起，多杂生于天然混交林中。幼嫩时如稻草藤条，身带粉刺，被称为樾槎。其枝蔓蓬生，依傍或缠绕其它树木。及至成年，满身青春粉刺不减，树干虬曲，枝也偏斜，主干亦有成材的规格，不亚于檀之坚韧与沉重。若试图加工板材和器具吧，可不日便翘曲变形、爆裂。因其终无大用，山农则称其为樾槎。其叶卵状、椭圆形。其花属全缘梅科，四月至五月开白色纸末花，每4-8朵集成头花序，一簇簇、一簇簇。但貌不惊人，人们一向不把它作为观赏之花。这有别于品种更好的红花、黄花樾木这类园林美化树。

吾乡的林农受到外伤时，便把把樾木叶子，将其捣烂或用嘴嚼烂敷刀伤口的习惯，起止血消炎的作用。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樾木的花、果、叶皆入药。有解热止血、通经活络之功效。其根煎汁可治咳嗽，加黄酒还可治内伤，其种子还能榨油。

樾木还在幼嫩的樾槎时，山民便将它作为藤条捆绑它物，称之为“藁”，比绳子还好。首次进山见此状的外地人惊呼“山里人不得了，竟然用‘柴’捆柴哩！”其实“藁”的用途不止这点。那靠洪流放木材的时代，山农用球杆状工具将樾木条朝一个方向扭，成柔软如麻花状，再用它穿系木筏，或系木桥，比钢缆还管用。最长不过一米多长的树干，却是乡村农具柄的极好材料。晾干后的樾木把，硬如铁韧比牛筋，谓刚柔相济相得益彰。

处于灌丛间的小小樾木，总是蓬蓬勃勃并善于用一种潜移默化力量，俯身并自立于森林。倔强、执拗、刚烈的野性不改。与松杉樟桐及果药等经济木比较，属平庸或为窳劣一类。但它并非一无可取，可贵的是能发挥其某一特长和可塑性为人奉献。

樾木的根兜榧牙咧嘴奇形怪状，如今被有艺术头脑的人视为宝贝，制成树桩盆景。精雕细琢成古朴道劲别致独特的工艺品。正所谓蚌病成珠，可遂领其另一妙趣。



云海 张大林 摄



大观